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7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快递小姐姐

早晨正准备下楼开车送孩子去上学,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,一个快递送到了小区快递柜。趁孩子还在吃早饭,我连忙跑去拿。

走到那里,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快递员正在理货,各种大大小小的包裹像小山似的,把快递车包围起来。身材弱小的她一会儿手举着快件往柜子里放,一会儿回过回头来发信息通知客户。虽然是清冷的早晨,她的额头上却满是汗。这还是头一回见到女快递员。

拿快递时,我问她为什么来这么早,其他快递员平时都要八九点钟才来派送呢。她笑着说:“最近平台搞促销活动,每天的单子是以往的三四倍,不早点出来,当天的货就送不完。那样,不仅客户着急,我也会跟着急。”我以为出来这么早,晚上收工也会比平时早,但这个快递小姐姐告诉我,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要到八九点钟才能到家。

晚上八九点钟我在干什么?应该是在家里看书、听歌、喝茶吧,可是她一个女人却要工作到那么晚。跟她一比,我顿时羞愧起来,更觉得平时因为工作辛苦产生的矫情是多么的荒谬与不应该。

取完快递,我问她能不能加个微信,我想写给她。她的脸立刻就红了,羞赧地说她没有写好写的。等我讲清楚写她的意义后,她痛快地加了微信,但告诉我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,等到后面空闲一点再说。我答应下来。

过了几天,这个快递小姐姐给我发来了语音,说了她的情况。她叫宋晴晴,今年37岁,从小在农村长大,中学毕业后打过工、进过厂,后来遇到了心仪的先生成了家,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,大的9岁,小的8岁。一家四口,日子过得挺幸福。

前几年,老公为了多挣钱养家,来到城市送

快递。小宋就在家照顾老人、抚养孩子。后来觉得两地分居不是办法,特别是孩子没有父亲在身边管教,她一咬牙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城市。小宋也尝试找过其他工作,但是都没有做长久。后来老公让她试试一起送快递,小宋觉得这工作时间相对自由,能够照顾孩子,老公还能传授一些经验,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

刚开始送快递的时候,她不是地址搞不详细,就是包裹堆放无序,送货效率很低。“要说苦,确实苦,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,我年轻有力气,虽然累一点,想到家里的两个孩子,想到越过越好的日子,我又浑身是力气了!”说起这些,小宋言谈之间始终洋溢着一种满足感。我想她风里来、雨里去,从事着成天奔波又特耗体力的工作,太不容易,但小宋特别开明:“我们家这情况只靠我老公一个人,肯定吃力,夫妻过日子,我理应要帮丈夫减轻压力、分担一点,共同承担家庭责任。这样,我们俩创造出来的幸福生活才最甜蜜!”

慢慢地,小宋总结出了经验,送货又快又多,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,她每天都乐呵呵的,觉得生活特别有奔头。不过,工作中也遇到过不讲理的人。有一次,她明明按照客户的要求把快递送到了小区门卫,可是客户自己没有及时去取,被积压在了最里面,那个客户直接打电话让小宋去帮她翻出来。“遇到这样的客户,我只好耐心地跟他讲等手上快递送完就过来,客户也不容易,不就是多跑一趟吗?”说到这个不“愉快”的事,小宋仍然没有一丝“怨恨”的色彩。

她在微信里对我说过一句话:每个人都不容易,我和老公一起拼搏奋斗,向着目标坚强地奔跑,那就是最快乐的!这句话像一道光,也激励着我。

融入野地

天空,有白色毛茸茸的种子在飞舞的时候,是那野地又在召唤我了。于是,穿着长及脚踝的羽绒服,戴上帽子,虽然是让人瑟瑟发抖的零下五度,但现在,我已站立在野地中。每年此时,每年此地,于野地,我总要赴这场年度约会,这样的默契或许只有我们彼此,方能明了。

这块野地,处于城市中心,我只能十分庆幸城中腹地还留存一块无人打扰如此广阔的土地。

野地,草啊树啊完全杂乱生长,完全毫无规律,其他季节,草木碧绿茂盛之时是不敢擅自闯入的,那葱葱森然的样子像充满神秘的森林。可是,每至冬日,野地敞开心怀和心底,以最简洁的明亮邀请你到来。

冬日,野地里,最吸引我的便是那萝藦了。萝藦有许多别名,最有趣的叫婆婆针线包。它最喜欢将藤蔓依附在别的树上,果实结得跟棉桃儿似的,调皮地绑着藤蔓生长,外皮依稀有些斑斑点点。萝藦的果实尚未成熟之时浑然封闭,待老熟后,自然会从中间纵裂开,团团茸毛紧紧挤在并不宽敞的空间里,褐色扁平卵状的种子,如同躺着的一个又一个希望。借助风力,它们的白茸便像蒲公英种子飞往四面八方,随处栖息,随处萌芽,随处结果,将梦想的种子撒向远方。这个在《诗经》当中已有记载的古老植物,循环往复顽强生活,一代又一代延续生命,或许萝藦的愿景永远只在诗意的远方……

土黄——野地的主色调,或许土黄并不明亮,甚至有些土气,却是与黝黑土地最搭调的颜色。茫茫芦苇萋萋狗尾是这片野地的主宰,高高的,与寒风絮语,低低的,与黄土对白。太阳光倾斜而泻晶莹剔透的时候,就是土黄的主色调幻化为透明白芒的时候。空中有轻薄而透亮的轻纱浮动,当你关注到,她正飘浮在这边,倏忽间,那一抹已然飞逝到稍远及至很远。匍匐在地的小绿草仍旧绿得那么可人,匍匐的姿态葆有生命的持久与生机。那不知名的小黄花打着碗儿,兀自静默,若不在意,早已被一脚踩入泥土。还有,淡紫色花边黄色花心的小菊花,花边儿都被风吹糙了,毛毛皱皱的还咧着嘴儿笑对寒风。冬日里凋零的花,颤抖着,将最后的美丽奉献。不用问,献予寒风献予寒霜,值不值得、有无回报,只需懂得,愿不愿付出与如何付出。

野风吹起来了,与周遭所有或疾或徐地舞蹈,你不知道她在哪里,但是你知道,哪里有浮动,她就在那里。野地的每一寸罅隙都有她的身影,在茫茫芦苇上轻盈跃动,在清清池塘中吹皱冬水。野风,她,有时候轻轻游走,有时候野野呼啦,有时候嘘嘘打着呼哨,忽高忽低,低低时是呼麦,高高时似吟唱。舒缓时清香幽幽润人心脾,狂疾时辣爽猎猎贯入心底。野风,她,唱着,走着,奔着,跑着,自由抚摸,惬意挥洒,恣意肆虐,葆以自己原初的模样,深埋心头的秉持。野风已是与一切连蔓一起了,任由她吧,就任由她席卷大地每处心底每寸吧!

和野地一样,我也是大自然之子,伫立于蓝天之下,由着长长的影子和衣裳之上粘满的棘子紧紧相依。风把野地吹得一顺儿飘,夕阳将它们晒得晶莹剔透。这偷来的野地美景惊艳了我,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看来要时常向时光偷点儿时间,让大自然治愈憔悴心灵。可是,不久的将来,这块城中仅有的野地也将消失。

而此刻,我只想融入这片野地。守护好梦中的纯净花园,将心里的根稳妥扎住,踏着力气踩着梦。

□如东桑云梅

仰望父亲

乡村的阡陌如绳,捆绑着父亲的远走高飞。父亲的一生,躬耕田亩。晒黑了,累瘦了。

父亲的岁月清淡瘦削。瘦削的外在,正是他心灵丰腴的反衬。父亲瘦骨嶙峋,但也风骨嶙峋。

父亲秉性沉默寡言。他在沉默中,反刍出往事潜藏的意蕴。沉默,也许是父亲内心最恰切的表达和抒情。他把不宜明言的心声,深埋在心中,犹如岩浆。在风霜的洗礼中,父亲沉默成一块碧玉。

皈依土地,沐浴阳光,父亲挥汗如雨。一茬茬,铺陈出遍地碧绿,赢得了匝地金黄。父亲的心情,就在斑斓的色彩中,轻歌曼舞。他把生命许给了土地,把憧憬栽进了土地。将自己长成了田野里一枝金稻穗,心里收藏了充沛的阳光,灵魂黄澄澄、金灿灿,闪烁着智慧和毅力的光芒。

属牛的父亲诚如耕牛一样吃苦耐劳。频频回首缤纷的花影,虔诚的心,唱着土地的恋歌。四月雏菊飘香的日子,父亲的梦想,在禾苗的荡漾中翻绿。十月丹枫燃血的日子,父亲的希望,在稻穗的成熟中烁金。

燕来雁往,岁月飞翔,在二十四节气的轮回中,在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接棒中,父亲为锄印犁痕渲染了生命的本色。

我也如父亲一样清瘦。父亲宽慰我——人可瘦,心不可瘦,志不可瘦!有了远大的心志,方能吃得苦中苦,天塌下来也擎得起。

父亲最得意的乐事,就是用弯弯的镰刀,收割金波。镰声铿锵的季节,父亲罕有的笑声,也铿锵亮丽。父亲的笑声,是最难得的珍藏。

仰望父亲,他像青松,保持着茁壮生长的神态。这是我贴近土地的一种精神力量,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陶冶。

□广西永福吴海明

一根腊肠寄相思

腊月的街头巷尾,腊味铺子悄然热闹起来,一串串色泽诱人的腊肠被晾挂在通风处,那浓郁醇厚的香气,丝丝缕缕,轻易就勾住了过往行人的脚步,也勾起了我心底悠远的思念。

小时候,每至腊月,祖母便会着手准备制作腊肠。天还未亮透,她就趿拉着旧布鞋,晃悠着去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猪肉。回来时,竹篮里放着肥瘦相间、纹理清晰的五花肉。祖母将肉置于案板,手起刀落,切成均匀薄片,再拌上糖、盐、白酒与秘制的香料,她粗糙却灵活的手指在盆里反复翻搅,让每一片肉都浸满馥郁味道。

灌肠是个精细活。洗得干干净净的肠衣薄如蝉翼,祖母戴着老花镜,小心翼翼地将肠衣套上漏斗,一勺一勺把肉馅填进去,再用棉线分段扎紧,不一会儿,原本瘪塌的肠衣就鼓胀成圆滚滚的腊肠。我在旁给祖母递线递勺,满心好奇,问着那些年年都问的傻问题,祖母也不嫌烦,耐心应答。

做好的腊肠被挂到院子里晾晒,暖阳温柔地包裹着它们,油脂渐渐渗出,在腊肠表面晕出晶莹的光泽。我每天都要去数一数,盼着它们快点风干好,能早日端上餐桌。等到年关将近,腊肠彻底熟透,祖母将腊肠煮熟切成薄片,摆在

青花瓷碟里。那红亮的色泽,混合着米饭蒸腾的热气,瞬间能勾起肚里所有馋虫。入口咀嚼,咸甜交融,酒香在舌尖爆开,肉香四溢,是世间任何珍馐都无法比拟的家的味道。

后来,我离开家乡,奔赴远方繁华都市逐梦。每次临近年关,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,打开,必有那熟悉的腊肠。捏起一根,仿佛还带着故乡的阳光与祖母的温度,往昔岁月瞬间涌上心头。在逼仄的出租屋里,就着简易电饭锅煮的米饭,吃下几片腊肠,眼眶常会莫名酸涩。这小小的吃食,承载了故乡的山水、旧宅的炊烟,还有祖母宠溺的目光。

如今街头超市也能买到腊肠,包装精美,口味繁多,可尝来总缺了点灵魂。今年,我特意早早请了年假回乡。踏入家门,祖母依旧坐在老藤椅上晒太阳,瞧见我,眼里满是惊喜。院子里,腊肠又挂满了晾衣绳,微风拂过,轻轻晃悠,恰似我那摇曳不停的思乡心。

和祖母一起重新摆弄那些腊肠,听她念叨着左邻右舍的琐事、村里新起的楼房,时光仿佛倒流。原来,一根腊肠,不只是味蕾贪恋的美食,更是跨越山水、穿透岁月的相思羁绊。

主的性子,说多了也没有有什么用,所以虽然不舍,虽然担忧,却并没有说出不同意的话。

2001年的春节是我单身时在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,我陪着父亲和母亲说了许多话,我说着对象的善良稳重与勤劳,让他们放心,说着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计划让他们安心,说未来的交通肯定会越来越发达,回家也会更便捷,宽慰着他们的心。

但是,只有我自己知道,那时候从厦门回一趟故乡,有多麻烦有多艰难。无论是从漳州、厦门还是福州走,都没有直达回乡的车。我回乡选的路线是从厦门到芜湖,然后从芜湖到铜陵,再从铜陵坐汽车到家里,在车上的时间都要三十多个小时。

合上相册,心中感慨。时光的列车一晃驶过二十四年,故乡和我如今生活的这片土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,回故乡的动车早已开通,从前三十多个小时的回乡路如今只需要5个多小时。大女儿在江苏读大学,放假了偶尔也会去外婆那边小住几天,飞速发展的交通拉近了我与故乡的距离,与故乡亲人的距离。

前几年的视频电话里,我也和母亲约好了,今年会带着小女儿回去陪她一起过年,电话那头的母亲,头发花白,笑得却像个孩子。

书柜的最上层放着一本厚厚的相册,喜欢在假日或夜里拿出来翻看。相册里放得最多的是两个女儿的照片,从她们的出生到蹒跚学步牙牙学语,再到背着书包走进校园慢慢出落成亭亭少女,照片一点一点地记录着她们的成长。

在那些照片里,有一张旧得有些模糊了的照片,拍得也并不精致,甚至可以说是一张拍得太随意太粗糙的照片。照片上,小炭炉里的火烧得正旺,锅里正冒着热气,白白的雾气模糊了母亲的脸,父亲正低头吃着菜,刚上中学的小弟小妹一听我说要拍照,就欢欢喜喜地跑到了父亲和母亲的身后,一人站一边,衣裳和头发都没有整理,一脸灿烂的笑容,我拿着傻瓜相机,匆匆地按下了快门。照片是过完年后我带到厦门才洗出来的,虽然上面并没有日期,但当时的情景以及那年匆匆赶回家中过年的情景却清晰得如在昨天。

那是2000年的腊月底,与现在已经隔着二十多年的漫漫时光了,那时的父亲和母亲正值中年,一头青丝未见半根白发,小弟小妹少年烂漫。那时的我,正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因为自由恋爱,加上谈的对象又是在离家千里的福建漳州,父亲和母亲对象我选择这样的远嫁,有着太多的担心与不舍,但又知道我向来独立自

□南京谢文龙

□北京吴昆

□福建漳州胡美云

回乡过年时